

简枫：薄暮空潭曲（2023）

致谢：问象艺术空间

来源：问象艺术空间

撰文：简枫

整理：ARTDISK

薄暮空潭曲，是唐代诗人王维诗《过香积寺》中的末尾两句，下一句是“安禅制毒龙”。诗人探访香积寺，古树深山，泉声幽咽，只听到远处的钟声，并不知道寺院在哪里。日暮黄昏时路过一个寂静的深潭，在潭边被水冲积弯曲的隐秘角落，席地而坐，安然入定。

我一直着迷这句诗里的“曲”字，就像时间出现一个折痕，在那一个时刻，停下来。

安禅，未必一定要进入深山古寺，消除恼人的欲念，制服心里的毒龙，只要有一小块清净之地就够了，就像诗人“不知香积寺”一样，我也不知道，那个让人安静下来的地方在哪里。

费敏从小就爱各种小动物，她天然的亲近那些毛茸茸的小东西。在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后，她自然的画起了身边的小动物们。后来，她随着热爱拍摄野生动物的先生一起去各种地方拍摄，她的画面开始丰富起来，各种动物都被她邀请进画里，和她最爱的雪山在一起。

2012年9月，我策划过费敏的一个展览，我给展览起了一个拗口的名字叫《我的孤独认识你的孤独》，那个时期费敏的画里挤满了她爱的动物们，她自己养的流浪小猫，她去原始森林里追逐过的大象猴子，她读的佛经故事里的动物，这些或飞或跳的生灵们充满了整个画面。近几年费敏开始画雪山，她不是在香格里拉，就是在准备着去香格里拉，虽然大部分时间她都生活在昆明，但我知道她的心在雪山那边，她爱雪山，只有夜晚一个人凝视雪山的壮美和宁静才让她感受到真实的世界，那里没有喧嚣，月光皎洁，夜风清凉，扫除一切物欲横流的痕迹。

那个深潭边的是诗人王维时间里的折痕，费敏也有自己安禅的那一块弯曲之地，就在地面对雪山的时刻。她不停画着这些雪山，画下皎洁月色下的雪山，画下白云飘浮下的雪山，还有，她最爱的动物们，那是她心里的香格里拉。

费敏画里的雪山深沉，静默，她的画和她的人一样，天然带有一种令人沉静的气息。有很多次，我说好和她一起去雪山，但从来没有成行，我总是没有准备好，总是找不到那个合适的时间和心境，就像诗人王维去探访的香积寺，我听得到那个钟声，但我不知道该在哪停下来，也许离我一米的地方就是那口深潭，但我看不见。

每隔一段时间我会问她画了什么，她就发给我那些沉默的雪山，然后问我是否准备好了。

我至今都没准备好，我只是一直在向往，总是在计划中，把很多事我都在记事本上悬挂着，我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时间，等待一个合适的心境，我有太多的计划，太多的未完成，这些

念头塞满了我的生活，无法腾空，我不知道该在哪儿给时间折一个角，弯出一个停歇思考的空地。

那就像我给自己造的一个梦，像一个稀薄的幻影，只是每天忙到深夜疲惫不堪时想一想来安慰自己，那个可以停歇的空地好像根本不存在。

同样的时间里，费敏缓慢的画着她的雪山，她一次次的往返那里，但她画里的动物却越来越少了，她感叹这些动物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，那些这本来就是我们和它们共有的世界，但贪婪和欲望让我们越来越入侵到它们的领地，隐匿是它们保护自己的唯一办法，就像画里那只雪豹，只留下一半美得惊人的身影，只有心无旁骛的人才看得见。

费敏的画总让我想起王维的诗，我觉得他们是心境非常接近的人，相对于那些默默融化的冰川，我们和这个唐代诗人的距离真的并不遥远，那些诗和那些画，那些安静的雪山和悠然漂浮的云朵，像一个幻境那么吸引我，让我想起“空山不见人”，或者“独坐幽篁里”，还有面前这句“薄暮空潭曲，安禅制毒龙”。

我清楚我的毒龙是缠绕在心里无法平息的妄念，制服它就会让我内心平静清澈，我只需要时间在流逝时为我冲积出一块可以停留的弯曲之地，也许就像一幅画那么大的空间就够了，让我在和雪山的对望中得到安宁。

不知香积寺，数里入云峰。古木无人径，深山何处钟。泉声咽危石，日色冷青松。薄暮空潭曲，安禅制毒龙。